

三江月／笔会

责编徐杰 审读邱立波 美编许明
2025年10月5日 星期日

灯塔记

□虞燕 文/摄

茫茫大海上,灯塔的一束亮光刺穿浓稠的黑暗,为过往船舶指引方向。灯塔为白色八角形砖塔,古旧、斑驳,遍布沧桑的痕迹,然塔灯却那么闪亮,就像一个人,身体已老去,眼睛依旧炯炯有神。它是西鹤嘴灯塔。

西鹤嘴灯塔紧扼长涂港北口,是各地渔船、商船海上通行的重要航道。西鹤嘴原为一无名小岛,形似鹤嘴,故名,后建海塘与长涂岛相接,遂成了长涂岛的一部分。岛北口外有五虎礁横卧,礁石尖利如虎爪,忽而显现,忽而隐没,暗礁周边水急浪高,从前,每逢黑夜和雾天,常有船只触礁于此,惨祸连连。清同治年间,一位名叫慈领的外地僧人云游至此,得知这一情况后,毅然搭茅棚栖身西鹤嘴,每晚点油灯引航,雾天则敲铜钟示警。

岛上渔民把慈领点的灯称作“天灯”,护佑海航者的上天之灯,即为西鹤嘴灯塔的前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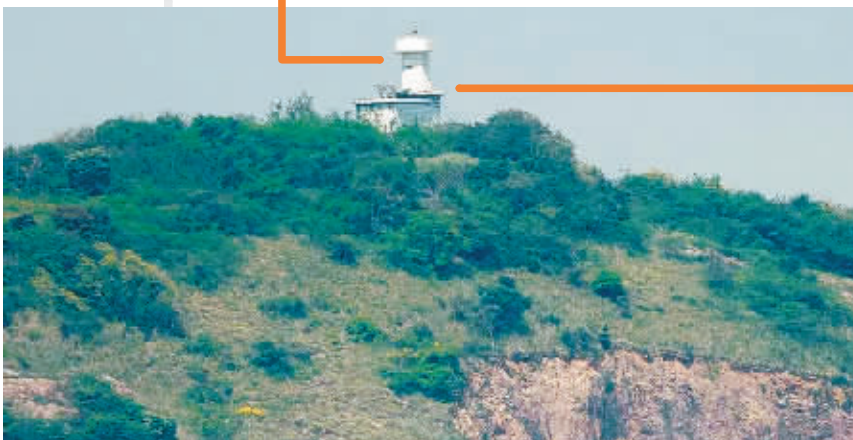
“天灯”代代相传,经历了太多变迁,从煤油灯、柴油发电到太阳能装置,从晕黄的微光到两秒一闪的白光,技术持续革新,射程增加,导助航服务自然优化。灯塔在泥层生了根,任风吹雨打,挺拔如初。对面,是其一直守望的地方,狭长的山岬孤零零伸入大海,像长而尖的鹤嘴,五虎礁不改本性,虎视眈眈。黑夜漫漫,灯塔用不断眨眼的方式提醒船只,护卫船只,这是它唯一的恒久的职责。多年来,船舶进进出出,不计其数,它们在灯塔的护送下,绕过险要的五虎礁,平安抵达港口。

遥想那些个夜晚,大海如兑入了大量墨汁,黑得无涯,船只忐忑前行,蓦地,海面出现了一条巨型“银蛇”,随着海浪起伏而游动,前方顿时通亮起来。接着,船上的人望见了西鹤嘴灯塔,它矗立于山巅,平行光束稳稳射向海面,仿佛一种眼神,友善、笃定,让人心安。航海者携着光的暖意,继续前行。

对于岛上的老船长而言,西鹤嘴灯塔已然不是一座孤独、神秘的建筑,它如同一位沉默的亲人,每当他们驶入这片海域,就会准时迎接,永不缺席。灯塔不只解决了他们在海上的具体困境,亦亮在了他们心里,成为了某种慰藉,在浩瀚莫测的汪洋大海里,它代表着希望,关乎着命运,它在穿越夜色之前,已经直抵老船长的心灵。

每年台风季,到海港避风的船舶络绎不绝,尽管从五虎礁外到内港已建立了几处航标灯,然灯塔高灯远亮的优势无可替代,所有船只老远就望见了它,依照它的指引,左绕右绕,纷纷过礁,挤满海港。一时之间,航标灯、船上的桅灯和灯塔交相辉映,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最为显眼的,还是灯塔。台风狂暴,狼奔豕突于天地间,灯塔纹丝不动,顶端的光在黑夜夜里坚定闪耀,如星辰般长明。



母校碧珠长廊门楼(首个“校门”)

母校寻踪

□卢岳云 文/摄

阔别母校已30余年,故这次去武汉游玩,第一站就直奔母校寻找旧影。

母校就在汉口航空路上。记得那时的校门,俨然家门,门楣上镌刻着母校的大名。毕业季,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。如今,母校与其他学校合并,校名也变得冗长了。新校门人车分流、刷卡出入,安全了,但总少了点回家的感觉。

不管母校的校名和校门怎样变化,但寓意着“同舟共济”的“同济”二字却永远是母校的灵魂和根脉。

母校的主干道还是在老地方,只是赋予了新路名“同济路”。她迎来送往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,他们乘着“医学梦”奔赴而来,携着“同济心”圆梦而归。她见证了学子们从青涩到成熟的成长历程。

同济路的右侧是大操场,这里是学生上体育课、课外锻炼的地方,更是那时的我们夏夜睡觉的好地方。

武汉是“火炉”之城。那时宿舍里没有电风扇,一到夏天,十来平方米的宿舍,真的像一个个热气腾腾的蒸笼,而我们就像是一个个“大馒头”,夏晚睡在宿舍里,不被“蒸熟”,也得被“蒸晕”了。故一到晚上,大家就抱着草席和枕头去大操场抢“床位”。那时的足球场是真的青草地,而篮球场则是水泥地。足球场的草坪成了大家首选的“一等床位”,而那些姗姗来迟的,只好睡在热乎乎的篮球场水泥地上做“铁板蛏子”。那段抢“床位”的日子,苦中带着青春独有的“疯”味,成了刻在我记忆里最鲜活的大学生活印记。

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“碧珠长廊”依然“涛声依旧”,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她,可是母校标志性的文化建筑。其位于学生宿舍楼和校图书馆之间,将“梦想(香)”与“书香”紧密相连。我经常看到师生们在绿叶成荫、葡萄满廊的长廊下交流学习。这里真的承载着我们太多的美好记忆。

只是多年不见,长廊也是旧貌换新颜了。据记载,长廊于2021

年夏秋进行修建,在北出入口增设了仿母校的前身“同济德文医学堂”原校门的门楼。这次当我跨入母校首个“校门”时,仿佛穿越到了110余年前的母校,而这长廊不就是母校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和岁月见证吗?

碧珠长廊的右侧是学生宿舍楼,本想进去看看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,但原来红砖墙两三层宿舍楼早已荡然无存,现已修建成了住宅小区的模样,唯有那“5”字开头的楼号还依然如故。

碧珠长廊左侧是校图书馆。但见她的模样无多大变化,只是略施“美颜”。记忆中,进门左侧有个小书店,我还在这里买了本《牛津英汉双解词典》,至今还在使用呢。这里既是我们看课外书、查资料的地方,也是我们预(复)习教科书的“第二教室”,因为有时抢不到教室位置,大家都只好到图书馆占座位。

我最喜欢图书馆前的那片小树林,那里也是我们的“学习园地”。小树林里的小杉木现已长成了参天大树。记得我们读书时,林间有不少石桌子和凳子。白天没课时,大家就围坐在石桌子旁预(复)习功课。记得毕业前搞课题、写毕业论文时,我经常和课题组几位同学一起,坐在这里讨论问题、碰撞火花。如今,小树林里的石桌子和凳子不见了,我除了怀念,感到了有些许遗憾。

母校变化最大的是东首教学区。以前我们读书时,那些低矮的教室早已不复存在,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教学楼。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估计满是现代化教学设备,再也见不到我们当年读书时那老式黑板的斑驳痕迹,但大家晚自习去各大教室抢座位的情景,还历历在目。

当我走在同济路上准备“打道回府”时,蓦然回望,发现母校虽屡次更名,然“同心同德同风雨,济人济世济天下”的“同济”精神永传不朽,还有那颗同舟共济的“同济”之心更是亘古不变。